徐文長評選方正學文集卷九

吳門俞允諧汝欽閱

傳

孫伯融傳 氣豪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為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

何等意〇氣

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毋得一棄句拍案大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呼投劍起舞讙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　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

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既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覲且以勑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巢穴猺畬黠蠻狠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

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爲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姧之者强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

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遺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逡巡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滚滚不休略無枝複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

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
賀某叛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
紿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
以炙鴈斗酒啖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劒割鴈擧卮
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
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
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臥賊不恐何其
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其年月
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郞湛武元

年十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十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于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聞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觀樂生傳　是有真見非大言欺世歟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子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甚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曰由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修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愍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熟

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即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于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汚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者所以恣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最深間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

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別為號曰觀樂生人疑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為已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為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能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

又說道理上來

之理也積氣得之以為物始積滓得之以為物毋獨乎兩間者得之以為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疏泽

水稷得之以粒黎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爲百世師顔氏子得之以飲水飯粟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竊之以爲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罄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卒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覤覤然如鼠食乎機器之旁且齧且目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某曰予始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

非今之士也。超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生篤學能詩，至嘔血而猶不止；及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笑而逝。

詹鼎傳　大抵數奇之士，一得知遇，便不可係。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縣干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

家生鼎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放獨喜遊學館
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
見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
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
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
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將吳氏家延師儒
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
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為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
與為禮稱詹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

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
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謂趙生曰
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
可無以謝我攜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
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為
巳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為珍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
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為所獲無奈因為之盡
力為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命平章事有人犯法屬
鼎治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嘗賕請于鼎持不可曰令

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復起爲上虞制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鼎會衆于庭引一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鼎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且暮

候其市中人相指數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
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
欲舉兵誅之莫爲計鼎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
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此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
更以國珍爲右丞鼎亦召至京師鼎爲書萬餘言詣
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鼎楊
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奏同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
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鼎惜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
薦鼎名于朝鼎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

之於陝鼎恐還爲人所輕笑以貲爲掾史願留掾爲之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之鼎鬚髯甚美又能爲梁趙閒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鼎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爲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不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寮未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

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鼎有贓。御史覆鼎。鼎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卒誅鼎與百餘人皆死。鼎坐罪薄。有才。人惜之。鼎爲文章氣談遍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二斤。鼎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莙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長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書

言三事曰分封太後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厭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覩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令病民之不安姦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後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

切中時病

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為

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疏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俯臣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庚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

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塒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臺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

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

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誅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其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俛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

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敎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既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辟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孟兼傳 好漢子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侃侃自

許渉獵書史頗有俊才為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卿孟兼固負自能為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為天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為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為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為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輙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寘其袖中曰俟夜熟

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須删修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衣前懸而後曳左衽而右歛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而孟兼以譎輸作鄉人不及啥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覩及復官乃更謬爲卑讓賀我若眞細人吾何人禮爲倨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許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毎爲宋先生言先生曷不于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

之未有遇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為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為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上孰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為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膽

如畏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孥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蔽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爲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卒笞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更自至庫貿錢民以不便而孟兼謂此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譴箠僚吏問罪且

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其僚吏皆大懾勸印即上封事（君子常疎必至取敗）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為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答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為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否者且為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拏垂死特諭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為（何意）之初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為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為禮孟兼

坐受其拜不答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兼中寔無憸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蹈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己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眇睨它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芒芴公傳

芒芴公者世莫知其爲何許人或謂居廣信之龍虎

山家世學老子之道天下爲老氏者咸推以爲宗其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其能以計策教漢取天下者其祖也東漢亂韓相之末孫避去巴蜀者以禍福鬼神動其民民依之居者賴之脫于難後復來江南道益尊人稱之爲天師與時人主因而封爵之以天師爲稱號禮下之甚至世爲公其裔也世爲公姿顏如玉雪同瞳子爍爍有異光少襲祖父爵傳其業其所授徒遍海內所得有精粗其粗者猶能役雷電與雲雨操造化取徵驗如合券自天子以下皆神其

茇公之道歲時使者存問召至闕下道途所繇閭井市巷民聞芒茇公且來迎候拜伏車馬前以萬計車不得行芒茇公命其徒以符投井中令人就取去飲井立凋飲其氷者病亦必愈於是聞芒茇公事者相增加歡語以爲天人而芒茇公弗自是也曰吾祖取老子真傳老子以無爲爲教其道甚高後世學者多異蓋神其道而後教行其去老子滋遠矣乃謝其徒廬于龍虎山之芝渠峰黜嗜欲薄於自奉以虛靜爲極以無言爲教初多藝能好問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爲

害道舉不以累其中志趣超然自得也學道之士輙指太虛示之無爲之言亦推老子太旨其言不滯于物不淪於迹故共號之曰芒荄公錄其所言云。贊曰老子後得其道者爲列禦寇莊周。世多有其書。而列子言僞也莊周稱曰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觀曹參篤好莊周言又多奇能使盡用之術豈不偉也欲其自得者深矣

菜根居士傳 百事可做

菜根居士、括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其字禹、少簡、

伉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爲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淮間釣濠水上登莊周太極亭長嘯若不以禍福得失經意者人莫知其爲惟見其家有菜又有處士服因號之曰菜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居種菜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常盛於恆圃性豁朗不設機穽人有過面折之善輙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德皆傾心爲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

客至擷蔬啐酒既飲醉輒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不可居官累官于時每使其言不能容接人遇事不爲人欺是以人愛其寬而伏其明去爲人所思居士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

侯城生曰吾嘗與萊根居士游怪其時卻肉食居士曰子知味之爲味而不知味之味也子以萊味肉則肉非萊也以肉味萊則萊亦肉也賤其所貴則貴者賤矣

貴其所賤則賤者貴矣菜哉菜哉其可味也哉(知味矣)故又別自號味齋云其言類知道者余爲論著之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寧海東北耆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亾元中世家故多難厭世俗芬華事自汚棄遺業屏處耆山下不交接庸俗日與麋鹿相款狎若甚好之者而忘其非已類也別號友鹿者山之人皆稱之爲友鹿翁云翁氣貌淳厚意志豁然累散家財貸貧民不能償

輙置不問視天下事舉無足累其心者因絕弗與人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處士服遊林壑間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顏面燁燁有光望之者疑其爲列僊里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今得養生法跡雖高而行不悖於倫理其友乎麋鹿葢有激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慕一鄉一國天下皆有資乎其友其友必取道術類已者以翁之賢不友鄉之賢士而於鹿乎取奚取友之異邪或解之曰翁之賢視儕輩無可友者與其得憸巧之人而

與之遊曷若友無知之鹿邪若使吾有以自娛物皆可以爲徒苟無得乎已夫孰肯與吾友哉昔舜以大聖人而與麋鹿遊非與之遊也不以所處之陋變其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爲善者舜之徒翁其近是耶翁聞其語默然笑不答或問不已則指鹿曰子其問諸

〇脩〇壁〇第〇斯〇謂〇不〇知〇者〇尤〇不〇可〇使〇之

〇知〇也〇〇〇

鹿鹿善知我論曰世傳避世之士如荷蕢接輿輩皆誕謾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以余觀友鹿翁恂恂然操行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眞超乎世俗之表者邪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

於天下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大笑生傳 有識之士

大笑生者越人也通文辭有才略曉達世事居家以行義聞然善笑未嘗有慼容毎讀古書觀其得失禍福感應之理觸於中輙仰首大笑彌時不止聞人道當時賢不肖所遇乖殊則又大笑不已或問生大笑爲何生笑而應曰吾笑可笑者耳天地於人蓋等非大異於人也天與地得氣之極盛者而成形故其爲質巨爲壽久人得其氣微且薄故未久即化其爲物

一也而俗以能予奪祥咎人者望之有不從而怨訾以爲天之尤豈不妄哉以人視天天固蒼然大也以蟣虱蛙蠅視人亦猶人之視天乎人曷嘗能制蟣虱蛙蠅之命哉或有踐撲滷蓄之者偶然爾夫億兆之人在天下不啻如蟣虱蛙蠅之多天必人人而察之以紀其善惡而各當其報不亦勞乎且天之所以具爲用者日月星辰風雷霜雪其事至近也猶耳目鼻口之於人至切也而且不能使其無差忒薄食之災況能禍福乎故爲善惡而期天必報者惑也不可準

惡而不爲善者尤惑也堯舜之無子孔子顏回之厄天盜跖之壽且樂皆適然耳天何與乎人顧嘵嘵辨之以爲有定未定而必與其報或又戚戚然懼其不足恃豈不皆大可笑乎吾少時亦嘗思聖賢憂世之說矣慨然悔悟以爲聖賢者有安斯民之才其職不得不憂若我於己且不足何暇他人之憂乎且憂無益也竊意不復憂者以笑之適吾性非好笑也可笑者陳吾前不得不笑爾然世人之笑樂也不笑憂也吾之笑非樂不笑非憂而笑在乎憂樂之間知憂之

無益故於笑乎發之使我以笑爲憂則我死於憂久矣又曰富貴貧賤所以榮辱恒人而非我所榮辱也故吾未嘗以慕惡爲心而惟笑以處之毀譽喜怒出於人不可以爲輕重故吾聞譽且喜者大笑以應之聞毀且怒者亦大笑以應之我無善而彼譽且喜焉可笑也我無不善而彼怒且毀焉豈不可笑耶又曰天地之勝人也久矣人有可以敵之者非身之謂也或者不思而維其身之欲是榮欲忽焉而俱滅彼蚩蚩者皆不覺也茲其甚可笑也嗚呼吾安得不笑耶

其言如此而每遇儕輩則以告之其儕亦大笑不省也閒之京師與余握手金陵門外辨上下古今數千載事大笑不自勝謂余曰子且奇士解吾意余亦俛首而笑因呼之曰大笑生生又大喜曰願爲號云生王氏名某字某　說者曰昔者楊朱阮籍皆好哭彼非好哭也心有所憤無以自舒因以寓其意然君子嘗病焉以爲士不値則樂道爾奚爲戚戚哉今大笑生獨好笑豈所謂樂道者非歟孔子論天人之際備矣而亦有所激而然歟否歟雖然其過於怵迫利害

觀場　矮人

而不知止者遠矣

溪漁子傳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少脫略不拘與羣兒嬉遨輙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令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其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間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

息仰天擗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轂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轂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竪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驩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析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瞷指笑之以爲眞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溪漁子衆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

美服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污垢短衣逐躡
市人後市人呵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賈
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耻以自名
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
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着眼
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
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
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 方子曰古者豪
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于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

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眞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鼎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州郡累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鼎而愛之擇所居得嚴某歸其家鄉隣以爲鄭氏之女必賢可知也皆瞯視其所爲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庭闈無譃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

然歸未久嚴氏貲稍衰饘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窶溥其父母富憐鼎獨貧蔣召而勞之鼎雅自修飭無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辭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母遺之經帛曰斯若翁喪帛也今不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也喪帛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慚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笥既歸知母之藏也奉而韜于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其不

妾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爲諸暨金生有賢行。既而妻于鼎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之在嚴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興起。晨昏侍牀下。責糜煉藥。踞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憂戚與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歎。及至姑所。強爲喜悅之色。以溫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死。以手指天曰。吾苦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悲哀無已。聞者爲之泣下。夫中歲慕黃老家言。入山獨居。聞一至其家。即去。奉之愈恭。如大賓。家嘗遇盜

賊夫處由中金携其貲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文
可保委貲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貲盡獨
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貲失千萬不足惜此文
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眞吾婦也後生子材要
宋□公女爲婦果孝類之卒如其志云
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
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
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
氏婦矣觀其競競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

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